

日
知
錄
集
釋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原注孟康曰繼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國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

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荆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口錢優許斛一百優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
許者增價而取之
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
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
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
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
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
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
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
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
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
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

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

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

人其知之矣

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而一之遂爲天下害

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物不時得資之使無匱乏皆非牟利也皆以爲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部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其意重而禁物騰踊尚美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絲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買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避賡下之名不厭爭利之壑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

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從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議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罔局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輟筮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暇牧長寡婦之貢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管吸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

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

治及紂之身用又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

原注

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

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

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

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

其念之哉

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尙有數十庫者有

出而已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墮于

云其說不者

宋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

足故百志成若少有所出之規則微乎賦恤災厚下之大政

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

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爲曰用曰夫生與

爲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

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爲計合三十

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

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

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

往占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爲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

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宮府無妄費

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

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卽明萬國以前征追亦止

以八九分爲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

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

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爲橫征暴斂矣然
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執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
足供所出以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一
源節流之法爲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臣等身荷一
雖其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
者固不能重斷非以臣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于此
閒散一日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日開邊外之屯田以養
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
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
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于是王
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
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
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
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
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行爲十而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
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
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
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開散及
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
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
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

爲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
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
住其所耕之田卽付爲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
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洲
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贖蒙古徒資靡費莫若
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
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入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爲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
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爲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
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
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
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
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
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
窮卽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
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
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
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
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
釐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
與爲蒙蔽勒索則與爲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
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

是爲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脩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與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捐已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爲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牧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鄉白二渠昔人云激田六萬頃今漕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而價不得平賤糶則揀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弊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爲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爲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

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
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
渠水利之常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墳廟祠宇橋
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
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
之項而通融之又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
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
切核則經費充裕日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
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十年矣最為良法前
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罄雜然
並舉故穀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
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
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
黷之夫難正供亦能耗竄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
官分職難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以周枕之耗米歸爲
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絕明人以周枕之耗米歸爲
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
者固不如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
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
費有資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

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爲
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

曰送使三曰留州

原注舊唐書裴珀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

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及宋太

長吏竝同耗法計賦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

占留

原注宋史食貨志

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

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

原注

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

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

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

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

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

有餘則轉運司常足

原注猶今之布政司

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

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

司既困

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

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

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

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

克寧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

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

之制也王士性廣志釋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

子興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原注銀兩之數

卽成都重慶

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敷每歲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哱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厯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敕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爲

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尙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揚國瑞丞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飭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

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

助以訖於亡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

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

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

逢逆璫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閒住

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

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聖王莫

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

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

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

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

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也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

洎又以送使之財悉爲上供上供頗益而不加賦當時以

爲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微徒知財

利之權宜筦于上不復分別備力之錢議當于下也且又

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抑配民間
以輪權門行暮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爲限制則展
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
之民日傾其貲政之不善就過于此熙寧以後之覆轍
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此熙寧以後之
取足其中人以武用之則堅甲利民足以備不虞金湯非
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諭焉所
以使經費有餘民問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
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
司倦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
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
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縣然後杜監司胥取之閒塞長吏抑
之資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
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
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
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推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竝罷之夫酒推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爲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竝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闕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

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閒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竝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

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還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終哉

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

誤傳爲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與利者爲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

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

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

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厯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爲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

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

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
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
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
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蠶監妃所費愈不貲計於
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
羨絹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
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
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
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
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
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

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邁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邁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

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原注宋人諱高宗嫌以名稱其字曰亨伯

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圈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

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

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

施惠

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

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

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

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

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宗天寶

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

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

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

原注唐時官名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

今後每月給

俸食雜用防閑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

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盤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

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賂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

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

故其祿

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

原注晉書本傳

阮長之

之芒種前一日去官

原注宋書本傳

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

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

原注品如正一品正

二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

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

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

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

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

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

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

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存冬衣使身人役等以優其

力而縣令主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

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常苦不給頃奉朝廷特

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卽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教忠之一道哉（汝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銀顧名思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尙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

折俸之薄故卽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

（原注）永樂二十

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漢初欲每石減作十貫間

義等言乃作十五貫

（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

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
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
者多矣原注已上
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

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

銀僅三錢也

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

增十貫爲二十五貫

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

景泰七年正月甲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

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

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

戶部裁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尙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

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

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

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成化七

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

百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

木胡椒至是戶部尙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

積綿布以時估計之潤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

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

原注伍伯

卽今號雜職行杖者

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

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

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

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

緡事例錢

原注蓋如今之工食

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

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

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

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尙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

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尙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

韜出塞本微幸之圖漢武尙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

原注實錄

天啟初

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條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驛舍之爲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

原注說苑

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阨壤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
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
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
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
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
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
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
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
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
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
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
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

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蒔道
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
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
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
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俟旬之
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
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注原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爲雍州刺史
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
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
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原注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

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

原注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

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

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

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

舊唐書吳

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

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

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

原注淮南子注同

然則今日之官其

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

原注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

石柱之梁

四

原注維則天津永濟中橋漏則漏橋

木柱之梁三

原注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

巨梁

十有一皆國工修之

原注此舉京都之衝要

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

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

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絕曳

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

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

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

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涸官司修造渡船以

便往來近爲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

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

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

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

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

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

（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

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麗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

（原注）

後漢書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

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

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

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

所傷州里化爲禍耶此唐之所以衰也

（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

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

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泊於末造役繁訟

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

眠之諺

原注見曹縣志

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

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詆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垆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

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卽一二舉貢
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

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旣興廣行召募雜流
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填廹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
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嚙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
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
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

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
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
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
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
之事矯其敝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清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遺繡衣

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
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
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竝起攻劫在所
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
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擯五人共斬
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計
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
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

原注注殿後也謂課居後

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

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

邑門不開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徒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槌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原注陳天祥傳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

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旣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上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

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

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

吳都賦

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

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

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

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斌觀畝田之法一尺之畝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雨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隣接整齊均一彌月悉成古之遂逕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澮則台八家之力而先治

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
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廣深三溝其長十
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
力爲洫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
畢矣卽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
馴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
沒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曰萬
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殍此宜其家
自爲生人自爲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以殍者一則以
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爲
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爲官可齊其力而爲之也其不
爲者蓋時無大水旱則生視爲不必爲及水旱至而拯卹
不遑又萬萬無可爲者加以民食之盈絀必數年而後見
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
之死生飢飽一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百
一之放也試謂救荒無善策爲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豫救
之策也卽爲溝洫于救荒之時使飢民卽功而就食此一
畝而兩收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
萬之眾如漢武帝之輕用方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
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則固不可爲也卽春議經界
秋議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職而仍無
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美而不足恃也故爲溝洫必訪求

于鄉耆里長而總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體訪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爲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當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永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十月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簿志之至來歲續而卑焉民田一頃聽溝地半畝令不當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用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貫其力蓄洩之利兩邑其之則郡守責其兩令或代去則交其簞于受代之人凡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善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爲水田者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卽爲下產以其非梁麥之性而雨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非古之鑿空求利者也民田與民利不遺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有水旱此豐而彼歉則隣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于慮始

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
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產遍植
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
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
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旣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
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膺膺土脉厚
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
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
徒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旣廢欲復遂
入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
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
日無水故以豬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
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
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
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
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用其地之下
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
其節閘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
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壩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

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欵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

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
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
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
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
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
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
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
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
夫賜帛三百匹

(原注)冊府元龜

本傳師度旣好溝洫所
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
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

尹也

〔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

〔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

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

盡何足法也於是〔原注〕史記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

〔原注〕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埋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

豹所

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

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

以防紛爭

〔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此今日

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卽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

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

進朕親閱焉

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

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

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

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

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續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王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徙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耶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壅塞壅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

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分爲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源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闕也

臣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

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尙能爲

竝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

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

淮是爲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

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

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

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

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

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

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

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綦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

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
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
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
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氏
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
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卽大闊蓋何不旁決
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
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
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
而決溢之蓄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成

案二文莊之言自
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

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
以節其溢也大野旣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
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
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
勞費無已遂爲國家之大患矣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
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
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卽今之大清河
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
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
水旣爲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
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
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爲師季
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則季馴
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
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纓爲二渠疏爲九道順其
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
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
壅不能禦又糜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

實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
謂之習知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載之
高地何也曰水性者所以爲治也善以水性爲治者當謹
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爲妄用其
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後將無可復下驟下爲妄用其
上潰矣河至大邳南岸迫大山根土堅實無敗而其要數
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激蓄全力以歸壑疏爲九河所
以澄之也同爲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
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
水之性固必就下而有水攻沙是也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
是故非徒辨地而高下有辨載水者也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
之處地非徒辨地而高下有辨載水者也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
相平海水清而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輕而揚濁則重而
河入海輒伏行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什
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什
其執固然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什
去執當益遠矣若能河水常高下海水則尖淤兩旁分洩者什
其落前執長落後路短執長則海水漸下而不驟行海而
載之高同爲逆河而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則入
無力所以必爲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毋當益廣度

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損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多是岐中國之土入海爲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淹淹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爲九河之指也善乎賈讓通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竭與使入海孰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執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海將益暢九河壅爲平陸後人歎禹蹟不可復覩而不知此固禹所壽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

聞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鱉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
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
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
犯之子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
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
山灤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
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

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灤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灤可以爲泄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
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
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
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
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
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卽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達泛濫期月自定難
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
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眾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

鯨也非其人之願爲鯨乃國家教之使爲鯨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斃也

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墮非其墮八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

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
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

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陳鴻博曰元明

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爲黃所奪流
不能駛因諸于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東淮刷
沙以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
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
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
多蓋自宋以來治河之善無有過之者自國初防海寇
軼入雲梯關因于關口分列梅花格而海口漸淤自設
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
弱黃緩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
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通年河水漲溢卽
直注洪澤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旣不
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卽西
注微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
河釀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

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
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
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派明于漢記之
間蘭陽儀封之境向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
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
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于禹時乃專恃
一海口以爲尾閭之洩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
而欲河不爲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欲
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發也有自來則上流當多
開引河以殺其湍其歸也有所蓄則下流當廣闊海口以
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
勢強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
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
導其流引湍悍者陂爲支河捐卑下者濬爲大澤疏其淤
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
雖多淤塞然今漕標六營如東海之營游門佃湖之灌湖
口廟灣之窈港小關之野潮洋鹽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
諸海口並去河不遠引而分注爲力甚易又葦蕩營及黑
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
里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舉此數十里之地
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濫則海口旣復而
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

六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下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當先以水平測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蹟尚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漳諸水借以刷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減矣（襄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閒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于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惟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腎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固黃河別淮由石叢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開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茆家龍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叢湖分爲南股河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

歸海最南者卽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
 如此則河水別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蒟家河至桃源之
 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流陽低村是爲歷年議走
 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廠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連
 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渡湖乎然港河久
 壅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近於石渡湖又河身不寬
 闊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
 石渡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
 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
 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
 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
 一里以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闢兩涯而侈之卽
 應始於河委之石渡湖夫石渡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周
 甚廣也自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
 舍夫禹導河必棄地奈何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應將田
 仍復爲湖而西自沐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魏莊等地
 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阜溝北以爲北隄
 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
 近南股者輸其土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
 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卽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
 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卽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
 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

患其自石護湖以西山宿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
凡河身窄者皆開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
不大遠于江三汛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凡以游之云爾
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
用搜沙及土方堆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常有爲百龍搜
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于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
以鐵爲逆鱗版面四隅置鑲以繫鐵索舵尾二人守之令
高下提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
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
海又于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
澤之其法每艘用押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一
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雁行者十每日行
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卽督令加厚舊隄
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土加無淺淤
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淤
之患此又深其腎以容之策也三策相濟爲用實萬世
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薊國課也且黃
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異議譟譟賑不從得國課也且黃
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旣
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粟數百萬斛卽可省數百萬
之蠲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曰開河夫役及百龍搜

沙之人與舟費帑得毋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
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敷
於用且旣闢之後不必復闢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
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
過三萬二千并造船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
之旣效則每年搶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
南河庫供搶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萬六千餘
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萬六千
千六百餘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
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不及
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遼遠若百
舟不足卽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
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爲國計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言
爲可采乎又曰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
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沐陽安東海
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彌甚奈何日如南北二
股河還石護湖之舊又兼開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沐
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茆家河經河頭
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務居長河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
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
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于漕乎
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漳衛汶

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漢千乘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厥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多分汶水濟運，亦可不無淺濶之處。蓋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策欲其有利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張秋南北舉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闊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雖捐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開河身非必通身皆闊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輪其土于四五里外，以爲厚隄。卽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較見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俟皆闢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偏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

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爲至要
 不與水爭地變輦縣迤東之河爲底柱迤西龍門迤北之
 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蘆舍
 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
 法在不處之得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
 亦不深徧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
 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徙于隄外不爲過
 也日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日雖有堅
 厚石隄能保河之決不能保河之潰決也故徒隄不足
 恃也日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日
 河漲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永無河害何愛三工也至沿河
 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
 之即不怨也又日江北之水爲患者河爲大淮次之故既治
 河即不治江北之河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外河既治則
 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
 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日無使河合淮而巳矣蓋河合淮
 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
 別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
 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
 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曙者十去其七
 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墩直抵中流以
 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

濫溢回測也設兩水並強高壓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
將化為魚鼈其害一鳳陽雖上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
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頻遭水
淹濁脈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
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遇
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賴天息之
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閹淮流既壅則果水
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常開挑大洪
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未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
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
治時貽秋冬水落州民輪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櫃
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遽延歲月費帑病民無
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
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
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
得不築高堰不得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
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
淮故曰治河卽宜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
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
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陳氏
以潘季馴東淮刷沙法爲善錢氏痛詆之以爲不習河務
然揆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說爲曲中機

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
祝氏錦中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終